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六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　瓊

編　修臣裴　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秦　朴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六十七

明 楊士竒等 撰

選舉

宋哲宗元祐元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上奏曰臣聞於詩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從古來為國治民者多士則興之賢則衰此理之必然也士所以多由養育有素故有秀選俊造之目等級升之漸至

於官得其人國無不治臣以朝廷育才取士之法數十年來有所未至向時應進士舉者自執卷為儒便知自重謂之應將相科亦曰白衣公卿登科之後其在高等者知朝廷必將不次進用率皆益自奮勵進修德業以副時望所以至於公卿將相為名臣者多是其人近歲以來稍異於是登甲科者搢紳罕聞其名朝廷罕得其用蓋由士子脩藴無素朝廷勸獎未周臣亦聞禮部別定貢舉條貫然慮於激勸士行儒風猶有未至臣欲乞

先時降詔開諭使人人知朝廷育才取士之道使各自勉勵向去科選得士必多濟濟以寧當由於此

彥博又上奏曰臣觀六典三銓之法以三類觀其異優者擢而升之否者量而退之所以正權衡明賞罰抑貪冒進賢能令之典選一守定格選格中有以多舉主有軍功者為上多舉者或善請求有軍功者或容妄冒如近時買人頭得賞官者極多有同配官故多失才亦容濫進臣欲乞委吏部尚書侍郎大畧依三類之法定本

選之人合入知州通判知縣縣令考其才德功效為上中下三品送中書門下覆驗可否定訖判銓官引對一經聖鑑物無遁形更有去留孰不激勸又判銓之官亦當上體朝廷委付之重以衡鑑自任處之不疑間或以人才高下絶異者特以名聞而進退之乃為稱職

尚書左僕射司馬光上疏曰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止能

各守一官况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茍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遴選百官乃其職業而知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彦如林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則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

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已上武臣舉州以上資序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情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禄官自開府

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內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知某人充某科舉共計三人其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辭位在上者得舉在下之人位在下者不得舉在上之人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謂如舉行義純固而身犯名教節操方正而佞邪憸險智勇過人而愚懦致敗公正聰明而私曲昏闇經術精通而不能講讀學問該博而空疎牆面文章典麗而鄙拙紕繆善聽獄訟而冤滯失實善治財賦而病民耗國練習法令而屢致出入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專切收掌

仍每科各置簿書時抄録年月日某官姓名别置合舉官臣寮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刻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幹上件差使若能辦集即時别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謂若經筵或學官有闕即用行義純固經術精通學問該博等科人臺諫有闕即用節槩方正科人之類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或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勅告前盡開坐舉

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人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科罪者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知河渠馬牧等之類）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惜所舉官皆得人

光又上科場劄子曰臣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

新科明法除斷案外試論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采為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賓興萬民漢以賢良方正孝廉質樸敦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為精慎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夫皆擇賢者為之苟非其人則為世所譏貶是以人人思自砥礪敎化興

行風俗純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紊於上而節義立於下有以奸回巧偽致富貴者不為清議所容此乃德化之本原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熹平中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為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章而賤經術以詞人為英俊以儒生為鄙樸下至隋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士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

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幼至老以夜繼晝腐脣爛舌虚費勤勞以求應格詰之以聖人之道瞢若面墻或不知句讀或音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賦詩論策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捨過落擿其落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蹻茍程試合格不費高第行如淵騫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剿以取科

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遊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為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歴代之積弊復先王之本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

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徳行此其失也凡謀度國事當守公論不可希時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害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上古而克合施之當世而可行然後為善也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令天下學

官依注疏講說學士博覩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某經某經又每歲委升朝文官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本部各舉所知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內聲說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某縣人某甲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應經明行脩科於後不如所舉臣甘當連坐不辭候奏狀到

朝廷下禮部貢院置簿各分逐路抄録本人姓名注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仍下本州出給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令本州亦如貢院置簿抄録准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其舉狀既上之後若所舉之人犯贓私罪至徒已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候斷訖仍收坐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五等已及第者減三等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臣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舉主毋有所赦行三五人後自

皆慎擇其人不敢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闇
室亦立身行已不敢不慎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
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
士行自美矣每遇開科場其有舉主者自稱應經明行
脩舉仍於所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會
簿上合同方許收接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
如常法每舉人三人以上自相結為一保止保委是正
身及是本貫不曾犯真刑無隱憂匿服此外皆不保其

本州及貢院考試並依舊法差封彌謄録監門廵捕官程試之日嚴加檢察如舊試經學諸科法各令求巳毋得移坐位相從托商量相聚傳義傳本懐挾代筆違者扶出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内孝經一道論語四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諸家異義次以已見評其是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為通其次為粗援據疎略理短文拙者為否三通以上為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駮放合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

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太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試尚書次場試周禮次場試儀禮次場試禮記次場試春秋次場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經論語法次場論二道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内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内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文優在上其經明行脩舉人並於進士前

別作一項出榜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彌官於號上題所明經及舉主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以舉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脩舉人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特加優異他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並須先取經明行修人其舉主姓名常於官告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尚經術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覽

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為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所有令來乞復詩賦者皆向日老舉人止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為此說欲以動揺科塲制度為巳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候將來科塲進士有特奏名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成法復從弊俗誤惑後生若以為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

無即乞許人於試本經合格日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古詩或律詩或歌行或古賦或頌或銘或讃或四六表啓臨時委試官出題目試某文定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辭采高者為合格俟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下各在經數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乏矣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

但日誦徒流紋斬之書習鍛錬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棄已習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舊應舉未曾得解者不得更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榜國子監門及編下諸州有州學處榜州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内投狀指定何法為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齊足更委其他執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

光為門下侍郎又上奏曰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修士行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已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為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舉為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預知而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

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敦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為要切宜使舉人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况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

光又上奏曰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縁常調之人不可不為之立資格以抑躁進塞倖門若果有賢才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

盡賢然累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艱難比於元不歷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少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毁譽則愛憎毁譽情偽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寛宥則令後自然慎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潛等雖無聲名安

知其無實用俟其到官無狀㢘職并舉主坐之亦未為

晚

大學博士呂大臨論選舉六事疏曰臣竊惟古之長育

人才者以士衆多為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士衆多為患

古之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之以法抑士常恐士

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為國之要不越

得人以治其事而已如為治必欲得人則唯恐人才之

不足不患乎衆多也如治事皆任其責則惟恐士之不

至不憂乎競進也今也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此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立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其事目之詳具于後

一士規　州縣皆立學皆立士籍學官正録掌之凡士人不以僑寓土著已仕未仕已仕至升朝官未冠及年及七十皆不籍并居學不居學應舉不應舉皆委自鄉郭隣里博訪以姓名申州縣長吏再加審覈無遺與學官參考行實無濫然後書于籍皆供本貫三代年齒其在學及應舉者皆任所習舉業已任者供出身歷任除居學者自有學制外別立士規略如學規禁過條目其大過如兼為工商所遊非僻博賭鬬訟之類其小過如遊非其人非義干求之類皆禁之簿二道一道記善凡有善可記皆記之

一道書過凡犯士規者皆書之委州縣學正於學外士人中推擇為衆所服者為外學正州城內量郡大小自二人至六人分坊總之自一人至三人分坊及鄉總之凡預籍者又月輪一人主書善記過謂之直月每月約日群集于學釋菜于先聖退而食于堂直月以所記過之狀白于外學正外學正與衆評其可否而書之而告其人凡善行許衆採之告于直月直月審其實而記之有過則准許直月察之至會人悉告于學正過亦立罰如犯大過既書許其改過不願改及終不悛者去其籍不

得與士齒不得服士衣冠先定士及庶人衣冠以別之朝廷考察德行皆質于此其學行素髙為衆所推者別加尊禮不與衆同如出遊它所皆具所以遊之事告古者四民不雜處士所習皆有業今也農工商賈尚各有事惟士一職多容遊手罷惰之流士風淪喪人才不興皆原於此自祖宗以來州縣立學惟守令留意者僅能勸督應舉課業而已鄉里服士衣冠而與士大夫遊皆名為士而賢

不肖混淆莫之能辨德學之進者既無以旌別無行之人又無忌憚欲望美風俗育人才難矣然比見所立學制多欲士人居學日久此極有害大抵為士者莫不有家仰事父母俯育妻子皆人之大倫養道安有可闕令必使捨此而居學先廢人之大倫縱博聞多識將安用之此失其本不可不革況古之至學亦不在乎朝夕羣聚課試誦讀然後為學蓋必立明師使時往請

教有所矜式可矣令之議立士規所以防其失月書善惡所以進善改過非其人者不得與士齒所以清士流此為之兆矣兆足以行則潤澤之方更繫善治者措置如何耳

二學制　凡學之制皆立大學小學課讀誦訓詁習少儀十年以上至于十九皆入小學二十以上擇業成者旬一試之十試中格者始得入大學方許應舉（未中格者且居小學未得應舉）大學分四科一曰德行二曰

學術三曰文辭四曰政事德行之科居縣者縣之令佐與學官令衆推擇察得其實以其名薦于州其學行畧道其故州之長吏與學官再加審察得其實以禮聘之縣令津遣赴州學命學官舘之數與議論以察其學識旬月而歸以簿籍其姓名俟科場州長吏及學官以參求可以應者貢于朝如居州學者惟學官薦之州長吏察之學術之科以多聞博識明義理辨節文考典故為業一曰明經經無多少自一經至于六經經為易詩書春秋禮樂

如禮兼明三禮如樂雖無經亦參取六經所言而求之凡明經必兼治孝經論語孟子二曰習史究量歷代治體安危成敗及典故沿革文辭之科皆習雜文為業如制誥章奏文檄書問碑銘詩賦之類如唐制政事皆務究知利害本末及措置之法如吏文條陳利害如法令脩立條約不必文辭惟取措置議論優長為善已上惟徳行一科皆從推擇禮聘外自學術文辭政事三科並依科場法許人應舉亦自逐縣官以格陞之州學學官又選其能者籍之

每有科場學官以其名聞于州州申轉運司轉運司選官考試如舊法額定中選人數貢于尚書禮部其課試髙下之法以所習之髙下多少為等凡學術文辭之科皆兼習史及文辭為上所兼習或史或文辭者次之止習三經者又次之止習二經者又次之止習一經或習史者又次之習文辭者次之習政事者為下明經者一經為一場試義三道習史者試策三道文辭者試雜文二場每場問

目五道如兼習文辭政事止各試一場已上德行科比制舉學術

文辭科比進士政事科比諸科

古者四十始仕令則成童以上皆得應舉故人

之子弟不務積學蓄德自稍有知已奔馳仕進

之門又為學之序未嘗分別大小往往躐等以

進羣應有司其藝稍中有司之格者十無二三

使人才不成實原於此故今立學制分大小學

之法自十九以下皆居小學二十以上其藝可

升大學者方升之大學始得應舉則童子必能安業所習有序不致有違越之心庶幾成才可得而取又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未嘗一科取之自漢唐之盛雖未能方古亦數路設科以收人才今專以進士一科取之其所試者止於經義策論而已及其中選則百官之事皆得而任之就其素學而論蓋欲明義理而習文辭也當官決事則所知義理莫知所以施爲一

有辭命則所習之文不足以應用謂之賢歟而不知其德之可任謂之能歟而不知其才之可使葢所養非所求所求非所用養才取人之失無甚於此議更改科舉復用詩賦此特少濟有司考校之末無益朝廷育才用人之實若明立四科以籠人才則庶幾有得又古之仕者莫非上之人取之非下有求而後予也故上有下賢之美士無失已之恥令一切使之投牒自進無

以異於市井臣僕非所以養士之廉其本已丧則為士者輕為士者輕則雖有美才令德不足任也令欲悉命學官採擇然後州長吏召而試之少厲士風不為無補

三試法　試法者凡初入仕人（如初及第人奏薦未出官之類）在京委開封府及府界提點司在外委監司郡守審察人才可當何等職事先令權攝管局或差委定奪公事以識其才滿歲考定分為四等政迹可觀為

上等職事粗舉為中等職事不廢為下等職事曠廢為劣等除劣等且令守選習學外餘皆保明即依所定等所任官差注所定等為名次高下所任官各分差注其第一任謂之試官於銜中帶試字任滿如前法監司郡守考定四等上等者注優便官中等者注合入官下等者再試一任劣等者勒令守選習學凡守選習學者皆滿三年方令再試一年雖係上等遷一資中等不遷改優便官下等如故劣等降一資禄官亦合守選不給俸錢次任依此考定優劣遷降

四辟法　辟法者官長皆許辟屬官一員以自助內則尚書侍郎卿監尚書侍郎許辟郎中員外卿監許辟丞簿各一員外則帥臣監司郡守帥臣監司各舉二員郡守舉職官或曹官一員各辟所知所辟者去官則從而罷所辟非其人許御史録奏學官同此

五舉法　舉法者內則諫官御史郎中祕書博士外則監司郡守縣令學官監局皆得舉受內官及監司許待制以上舉郡守許監司及待制以上舉縣令許監司郡守舉外學官許監司及兩省官御史郎中司業

待制以上舉外監局許監司舉條課利及萬者凡内官及監司郡守學官皆云舉者籍其名有闕則擇而用之縣令及監局許監司指名指闕奏舉政迹在優劣等者舉主皆有賞罰

六考法　考法者先立所涖職事主意所在以為責任之詞如守令則曰政平訟理民足士勸恤困窮止姦盜辨賦役之類如監司則曰察舉愆違而不入苛細長財足用而不涉掊克薦滯才舉廢事申

無告去積獘之類獄官則曰必得情無久繫寃者得伸有罪者不可苟免學官則曰長育人才必有成就激厲風俗無使媮薄如此類例脩立百官殿最之目而有司條格略立大法餘皆聽其自為歲終一考則定其殿最而升黜之雖無顯過但不如所責者皆在所黜凡授官者如自度不足以當責任許自陳改授他官

此四法於選官庶幾盡知盡試法之立足以區

別能否不致多容濫進辟法之立使官長自擇僚佐足以深任其責舉法之立使在上者多知人才緩急之用不患乏人考法之立使非才者不敢幸進無功者不可苟容仕路之清無越於是令之入仕亦有試法止於經義斷案而已所試經義方欲酬對有司非能究達義理固未適於實用如律義斷案但可粗施於法官然亦泥文執法不可常行不若實試以事自見其才舊

格惟帥臣監司及朝廷專使許辟一二屬官而已近制復亦罷去大抵關防朋比私謁之弊然自漢唐以來僚屬皆官長辟除所以深責治効雖不能無請求私徇之意茍朝廷責任之嚴人人欲得僚吏以為已助亦安肯多取不才之人如果得其人雖舉子夫復何恤此法不行止可革其小害而失其大利非計之得也舉非其人既立彈奏之法又孰敢以非才充選乎竊見朝

廷每有除授常患乏才此蓋未嘗素求人物以備一旦之用緩急之際選擇不審則授任失當殊非用人之法莫若立法使各舉所知而籍之又命執政大臣及吏部更審訪其才應與不應所舉一官有闕擇而用之以其人之殿最為舉者之賞罰則濫進者寡矣今之選曹所患者員多闕少按其治行則舉職者寡而不職者衆此乃全無考法責任不精之所致夫樂貴而惡賤

樂富而惡貧人之情也如使居高位者責重居下位者責輕則才薄之人必不敢兾其高位矣有禄者有責無禄者無責則無才之人亦不敢徼幸於寵禄矣無他責之以實之效也

監察御史上官均上奏曰臣聞為國之道莫急於任賢求賢之術必資於薦舉所薦既博則所得者多而四方之英才皆為國家之用天下豈憂不治哉自陛下臨御講修百度夙夜求賢以康庶務始詔侍從舉堪為諫官

者各二人繼又詔薦中外之臣以充監司之選詔命始
下從官人人皆務蒐擇端方謹厚之士以副朝廷旁求
之意中外翕然號為得人近又詔侍從兩省左右司内
外臺薦公明廉幹才堪理劇者俾治多盜縣邑其於求
才可謂博而詳矣然而愛憎好惡者天下之常情也好
則相譽而忘其不善惡則相毀而忘其所可稱人情之
所同也自侍從以及外臺固朝廷一時之選然捐私尚
公以薦賢報國為己任者未必皆然也方陛下臨御之

初人情未敢營私繆薦以取咎戾竊恐法久弊生背公徇私之意作故舊則以情相望權勢則以力相軋薦舉之人唯權與舊則公路塞而真才棄矣昔仁宗嘗興孝廉之舉未幾薦者牽於私徇多非其人遽詔寢罷議者惜之檢會元豐令受勅特舉官者奏訖且以所舉官報御史臺近來報者絶少臣等不盡聞之考薦不實無由彈奏臣欲乞今後令章奏房及內外舉者奏狀到發限三日內關報本臺庶幾臣等得以盡知薦舉非才職事

僚廢與本臺監司考核有實者從中書籍記顯加譴罰每人三薦不實者特勑舉官不得參預如此則人人顧義畏法以妄薦為恥真才實行可坐而得而疏遠寒畯之士無不用之歎庶幾并謀合智以成太平之治實非小補

均又上奏曰臣竊見前日勑令太中大夫諫議待制以上每歲以十科薦士兹見陛下博收羣才因能任官之意自三代以來設官分職雖多寡不同然取人大要不

過或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而已令以十科取人其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選固已兼取然論政事止於治財賦聽獄訟斷請讞三事而已竊恐政事之目有所未盡何則能治財賦者未必長於聽獄能聽獄者未必長於斷讞能行三者未必寛信敏惠足以長人令之所謂長人之官者守令是也令之守令雖有累歲月用薦舉關陞之法然至於劇郡大邑若止循資序不加選擇恐未必得人有傷士敗材之弊不獨如是自比年以來郡

縣考課之法文具而不行未聞擢一良守進一賢令以聳動天下故郡縣之吏亦務為碌碌細謹守繩墨治簿書督租賦而已未聞諄諄慈良以治人為務蓋自非豪傑自信之士未有不待賞而後勸也若褒賞不加薦舉不及天下守令長於理劇者豈復有亹亹樂進之心哉臣欲乞於十科外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撥煩者別為一科劇郡大邑有闕因以除授如此則人無遺才而天下之守令莫不勸矣守令勸則郡縣之政理天下之民被

朝廷之徳澤而太平之功立矣

均又上奏曰臣昨於七月二十二日嘗具奏論太中大夫諫議待制以上每歳以十科薦士外更盖以才堪治人能撥煩者别為一科至今未蒙施行臣竊以為治天下之道以民為本朝廷之政令法度加於四方者莫不在民而治民之親者實在守令之能否守令能否實係政令之廢舉生民之休戚自漢及唐號為至治者如孝宣太宗明皇未嘗不孜孜選任以守令為急當是之時

德澤流暢遠近乂安無疾苦愁嘆之聲者誠郡縣得人之助也今天下列郡三百為縣千餘其守令治績章章可稱者罕見其人則朝廷德澤之壅閼遠近民庶之未安蓋有由矣茲豈人材之不逮曩昔耶由奬勸選任之術未至耳奬勸之術無他在夫使貴臣薦之而朝廷旌用之而已彼天下之士大夫雖均為守令有以才見稱為達官之薦使治劇郡大邑則才者樂於在上之見知而四方之守令莫不覬望而勸進故薦舉拔用不過數

十人而天下郡縣之吏靡然鄉風矣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良守賢令彬彬布於州邑遠近之民豈憂不治哉又郡縣之政訟有聽斷聽斷有得失民有賦役賦役有當否至於政有寬猛獄有繁簡民有喜怒守令之能否較然彼薦舉之官恐有不稱之責且不敢妄薦則薦舉不得人非所患也令以十科薦士下至理財斷獄請讞皆得預選彼寬厚明敏長於治人者獨不備數郡縣之吏必以為朝廷輕守令之選而不以民事為重也夫賞之

則勸沮之則惰者人之常情也薦舉不及奬勸不加而責天下之守令鋭意於治民而奉朝廷之法令臣愚竊恐其未能也夫守令之職以愛養安治爲本清心治己爲要自非寛厚明敏學道愛人者鮮能及之盖春秋長於治人由求孔門之高弟僅能宰千室之邑治千乘之賦況其下者乎令十科薦士下至理財讞獄之細皆得被選至於寛厚明敏善於民事者獨不及之是取小而遺大畧本而詳末天下郡縣之吏將且怠惰苟且不復

勸勵朝廷之徳澤志慮誰與宣而奉行歟盖朝廷出一令立一法實繫四方之觀聽百官之趨向不可不審其發也願陛下詳覽臣之愚言若粗關治體不為無益乞增薦條以備遺缺

中書舍人曾肇上奏曰臣奉詔詳議三省所定科舉條制其經義詩賦等科已與吏部尚書孫永等連狀詳定奏聞外有經明行修舉人一項臣竊有愚見須至别議

臣伏以國家取士之制人材之盛衰風俗之美惡繫焉

令設經義詩賦等科施之一時則可矣然皆取人以言而不本其行方之於古臣竊以為末也至於詔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稍優其禮則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其意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繇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投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録校一日之長則不唯士失自重之誼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别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為虛文而已恐未稱所以命官薦舉優其恩典之意也竊覩三

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所以不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未能盡復古制故經義詩賦等科未可盡廢然馴致先王之治亦宜有漸則經明行修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經義詩賦等科之上庶使學者知尊經術篤行誼人人勉於自脩自一鄉推之以至一縣一縣推之以至一州一州

推之以至一路一路推之以至天下則四方之士莫不知尊經術篤行誼以待上之求應上之用如是而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人材既盛風俗既美則所謂經義詩賦等科非以行誼進者人將恥為之不期於廢而自廢矣如此則經明行修之舉有得士之實不為虛文而已也或謂以行取人則有浮偽矯詐之弊盡去防檢則有交通請謁之私臣以謂此殆論者之私憂過計也夫左道亂衆色取仁而行違者固聖人之所深惡然

必有以察之試之於利害得喪之地則可見矣凡人之情孰不好善朝廷誠能正心誠意進任正人明義利之分辨榮辱之境以示天下則雖蚩蚩之民莫不用情以應上況於士哉然則所謂浮偽矯詐之弊非所憂也明考察之方公進退之法以任人之得失為舉者之賞罰行之以信持之以久風俗日入於厚則交通請謁之私又非所憂也三代兩漢之治去今遠矣然臣猶惓惓以此為言者幸遇朝廷欲得經明行修之士故臣欲繇此

而充之以至於復先王之制以成朝廷之美意其言雖迂其効雖遠然有志於古者恐不能以彼而易此也伏望聖慈特加詳察如臣言萬一可採其設科舉士之制願詔有司取三代兩漢之法見於今者參時之宜裁定其當

樞密直學士王存上奏曰臣准尚書禮部牒准勅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監長貳詳議科舉事臣已與孫永等所議外有制科一項云依舊制此為

未安臣竊見近世制科所試論策題目務出於僻隱難知是以應此科者競為記誦名數之學非所以稱方正之舉先朝深知其弊遂行廢罷今議復置儻蒙允降若並依舊制即不免襲前日之弊無補治道欲乞下有司重行詳定制科考格所取務先識畧不專責以記誦名數之學至於取人多寡推恩厚薄並乞裁定

二年吏部尚書蘇頌論制科取士疏曰臣伏覩今年四月戊申及七月乙卯詔書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科並立定策入三等四等次推恩條制有以見陛下勤求俊良樂聞讜論士之抱術略懷憤懣者當繼踵而赴詔矣然臣竊觀本朝故事制科程式太嚴取人太窄自真宗以來每舉中第者多不過三人少或一人至有全不放者使豪傑之士有老於科舉而不預甄擢恐非朝廷聽言求士之意臣謹按漢文二年始詔舉賢良時對策者百人而晁錯為上第武帝元光五年詔舉對策者亦百人而公孫弘為第一歷代沿襲廢置不常至唐而

特盛每遇親策賢良等科中等者常不下一二十人建中元年姜公輔等二十五人貞元元年韋執誼等一十七人四年崔元翰等一十七人十年裴垍等一十七人元和三年牛僧孺等一十五人長慶元年龐嚴等一十五人寶歷元年唐伸等一十九人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二人自餘幽素將相等幾數十科取人亦衆其得士若蘇瓌蘇頲父子張説張九齡韓休裴垍楊綰崔羣韋處厚姜公輔牛僧孺元稹裴休輩皆出此選卒為輔弼

名臣此外奇才博識之士垂名于後者不可勝數信乎制科親策可以收攬英俊有補於治道也而當時應詔之人或命州郡薦舉或許上書自陳被名者徑赴御試其推恩等第則第三等中書門下超資與處分第四優與處分第五等即與處分由是言之程式蓋不甚嚴而推恩亦不甚厚至周顯德四年始詔逐處州郡依貢舉人式例别試解送尚書吏部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内取文理俱優者方得解送上都本朝之制又加以六

論或試於中書或試於祕閣合格方得赴御試其所試論題務求深奥每舉轉加艱難致合格者少蓋以推恩過厚故取人益艱況國家承平日久天下學士陶染風教競習藝文而應此科者尤號該洽其程文縱非優長未合上等亦皆於古今義理潛心有素若蒙采收施之為政必須優於專經之人不為無益於朝廷也臣竊謂令來既立定策第推恩有厚薄則所取亦宜稍加人數臣愚欲望將來或請應人稍多即乞優加分數如合格

人少即乞更加第五等分為上下入此等者只依進士第二甲第三甲注官亦不為徼倖若恐更添入流之人即乞以進士諸科御試不合格人數留充制科數目彼此通融俱無所礙如此則四方特起之人咸有榮進之望聖世搜揚之路蔑有壅蔽之嗟矣

三年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等上奏曰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

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為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為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本來是龍飛榜乞為數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無

不佳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
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
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
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
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即論
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
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
廷所放恩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

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令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財禄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

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旣忝近臣理難緘默

四年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曰臣等伏以天子親策貢士自漢以來未之有改唐之進士雖試詩賦然有司奉行而已國朝開寶六年太祖始名進士親試於廷當時公卿不知建明易以策問而唯詩賦之用因沿著令莫之能改神宗皇帝以為非天子臨軒所以延見貢士詢求治道之體熈寧三年始改問策迄于元豐五賜策矣

廼者陛下遵先帝之舊親策進士所問災異夷狄官冗財費之類皆今日急務不可以已而議者獨疑以為定例之可預造且韋布草野之士俯於家肄於學日夜講說之道固所以待問於上也誠能攄其蘊蓄應問如響不失所對雖預備而貫穿之何害於得士若夫知捃摭陳說充以蕪語無當於對問而弗加汰擇荒唐濫中佞諛希合以異為瑞之類而弗加糾絀皆考官之過非策之訾也議者徒知對策之宿造預作不知辭律之學亦

有記誦編集之患知進士之能備問不知賢良茂材之備問尤詳也臣等以謂學校教諸生州郡發解禮部考貢士令已悉用詩賦足審其辭所有御前進士宜一依先帝故事試策合於古義於體為允其御試對策雖有文采而於問義不相當若詞涉諛媚及文理疎淺者宜約舊制量定分數取旨絀落不得雷同入等如此則士無濫中而考官不敢率意升降矣

貼黄稱制策所問安有定制或古今政務或天下名

數疑難之類如漢董仲舒對符命性情文質之異杜欽以經對六事繫自臨時取㫖非疎逺所能一一預度不當偶以前日陰雪衆人所知而謂皆可宿造也

殿中御史孫升上奏曰臣聞太平之基必在得賢大臣之功莫如薦士天下未嘗無材搢紳之士如林而朝廷每以人材乏用為患大臣有志於天下者必以人材為先人主有意於太平者當以養士為急古人謂士不素

養而欲求賢譬如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祖宗置三館圖書之府聚四海英俊之材優其祿賜異其資任試以內外要劇之務觀其進退去就之節待其器業之成以為廊廟之用此實致太平之本也世固有知道不茍之士懷難進自重之節知之匪易薦之甚難若僕僕然自鬻於權門惟恐其不售者雖得千百何補於國哉祖宗登用大臣必俾之薦一二名士朝廷內外由是以知大臣之賢否而下及後世推此可考其人知識之淺深富弼

韓琦功在社稷名光後世者薦士之力也陳執中王珪身死名滅為天下戮者蔽賢之罪也蓋不以天下為心專為持禄固位之計自待不厚則以薦士為嫌恭惟陛下臨御之初首詔大臣各薦異材以試館閣可謂急所先務矣此舉寂寥令復已久為國者徒知人材乏用為患不以薦賢養士為急願陛下明詔大臣各依近制首薦名士既觀令日之所舉可考平日之所存則濟濟多士不獨見於周也

八年侍御史楊畏上言曰風憲之任人主寄耳目焉御史進用宰執不得預顧令兩省屬官舉之非是遂寢前命武臣薦舉立格有枚別職任而舉之者有槩名材武而入之銓格者又其上則謀略膽勇可備統衆諳練兵事可任邊寄之類惟邊要任使隸樞密院餘則審官西院三班院按格注之其後雖時有更易而薦舉之所重輕選用之所隸屬多規此立制

哲宗時劉摯上言曰臣伏覩近制升朝官各舉進士經

明行修一人及升等推恩理為舉主過犯同罪等事臣竊原朝廷之意患程試考校徒得文詞故更立此制以進行實天下幸甚臣退而熟計及考學士大夫之議以謂法則善矣然使常朝官舉之不若使郡守以上舉之便臣謹條上利害按國家舊制臣寮任通判知州乃得舉官蓋知人實難非行已慎閱事久誠未可責以保任令升朝官無贓罪若私罪重此外不計資任不察能否門調諸科刀筆之吏一切得薦士此不可一也經術深

淺問而可知也至於行義汙潔非鄉里庠序羣居久處
毀譽素著誰能知之令不拘路分但非有服親皆得奏
舉臣恐流離之人虛偽見售此不可二也天下升朝官
無慮幾二千人則所薦士亦如之積累歲月不被薦者
無幾矣人人升等推恩無以示勸此不可三也議者謂
朝士固皆選擇可任使之人然入流不一員品猥衆令
勢利相市必有受賕搆訟以撓陛下之法者臣誠淺薄
不敢億度朝士大夫以為必然亦不敢以為不然然則

舉選之利未見而奔競之俗先成此不可四也傳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計令天下之士一郡一邑隨其衆寡必有善士考鄉里之行詢庠序之論其勢親其事察無如州郡之吏至於監司則朝廷所任以按察臺諫侍從亦朝廷所倚以議論故臣顧每遇科場詔下委逐州長吏奏舉經明行修進士一名仍以應舉實二百人為率不滿二百聽舉一名每二百人加一人至三人止監司轉運判官以上於本路在京臺諫以上於開封國子監

各許奏舉一名非鄉貫及不經學校或無可應詔並聽
勿舉自餘升等推恩理舉主同罪犯等事並依元降朝
旨臣愚以謂三代鄉舉之制未易遽復欲少放古則諸
侯歲貢之法莫此為近伏望詳酌施行
摯又建明貢舉條制其一曰臣伏見國朝以來取士設
科循用唐制進士所試詩賦論策行之百餘歲號為得
人熈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
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士儒一變皆至於

道夫取士以經可謂知本然古人治經無慕乎外故其所自得者内足以美己而外足以為政令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古異矣以陰陽性命為之説以泛濫荒誕為之辭專誦熈寧所頒新經字説而佐以莊列佛氏之書不可詰之論爭相夸高場屋之間雖羣輩百千而混用一律主司臨之珉玉朱紫困於眩惑其中雖有真知聖人本指該通先儒舊説苟不合於所謂新經字説之學者一切在所棄之而已至於蹈襲它人剽竊舊作主司

猝然亦莫可辨蓋其無所統紀無所隱括非若詩賦之有聲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盡得之也詩賦命題雜出於六經諸子歷代史記故重複者寡經義之題出於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為題者舉子皆能類集裒括其數預為義說左右逢之纔十餘年數牓之間所在義題往往相犯然則文章之體貢舉之法於此其敝極矣詩賦之與經義要之其實皆曰取人以言而已也人之賢與不肖正之與邪終不在詩賦經義之異取於詩

賦不害其為賢取於經義不害其為邪自唐以來至於今日名臣鉅人致君安民功業軒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一二數而皆出於詩賦則詩賦亦何負於天下或取一詩賦或取一經義無異道也但有司攷言之法有難有易有難易故有利害有利害故去取或失其實而所繫者大矣然則法不可以不改也臣愚欲乞試法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

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材前二塲為去留後二塲為名次其解經仍許通用先儒傳注或己之說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釋典庶可以救文章之敝而適乎用華貢舉之敝而得其人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其二曰臣伏見漢唐之制因天見災異或政有闕失則詔郡國及在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天子親策以求其言至於國朝沿襲故事於是置為賢良茂材科目隨貢舉召試其於得人視古為盛近時之制遂罷此科臣竊以為國

之道得士欲廣故取之非一途謂常選不足以致異人故設制科以收超絶之才而每舉中等不過一二人而已今夫官人之法入流門户日益增多未有澄汰而於三年取一二非常之人則廢其科不用此何謂也臣愚欲乞復置賢良方正及茂材異等科每遇貢舉詔近臣依舊制舉試所以廣言路求人材繼祖宗之制也其三曰臣伏見近制明法舉人試以律令刑統大義及斷案謂之新科明法登科者吏部將司法員闕先次差注在

進士及第人之上臣竊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禮義為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唯君子用法必傅之以經術法之所治理之所在也故惡有所懲而常不失忠恕之道舊制明法最為下科然其所試必有兼經雖不知其義止於誦數而先王之意猶在也今新科罷其兼經專於刑書則意若止欲得淺陋刻害之人固滯深險之士而已又所取之數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臣以謂宜有更張欲乞新科明法並加論語孝經大義登科之

額裁減其半及注官之日並依科目資次所貴從事於法者稍不遠義而士之流品不失其分伏望聖慈裁酌如賜開允即乞令年降詔並自元祐五年秋賦為始

御史中丞蘇轍上疏曰臣近准敕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劄子以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令別舉官聞奏臣檢會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叙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竊詳上條本為朝廷

除授而設後來朝廷所除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書省劄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邪竊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康亦素有清譽或為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容有薦導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況朝廷前後

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固違法蓋不得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為疑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轍又上疏曰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怨近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祖宗朝堂除舊例皆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除既有限量故用闕不至久遠近歲監司以上員數至多而猥更擢人以至衍溢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未減新人日增蓋由干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久近所任閑劇衆口譏評皆為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頃自郭畯之後未及三年而迭用陳該張淳陳元直三人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新故相代輕用堂除於此可見及諸寺丞例

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俟有闕方差且將見今堂除人輪環充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人之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擢才濟用者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無不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亦旌勸之義也

轍乞改舉臺官法劄子曰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丞雜及兩制舉人蓋以

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陞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古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為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沈淪未見知賞然蓋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此祖宗舉臺舊法久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

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陞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監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至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畧而朝廷紀綱不可不思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

轍為右司諫又言科場事狀曰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

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為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令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遽亂蓋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它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

出已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

彭汝礪上奏曰右臣頃以不肖任中書舍人嘗論列用詩賦之弊前後累經臣僚議論用四場通考六經雖絀猶有存焉者如今所議盡廢矣竊緣詩賦科久不用學者實未之習今或以一聯一句可取即超躐並進而治經之人竭精罷力窮深極遠有至於皓首而偶遇不習

聲律遂取屏廢不得與浮靡之士望分寸之祿此議者所以紛紜而有志之士或至於太息流涕而不知止也臣竊以為聖人不為已甚今朝廷隆尚詩賦詩賦既尊矣通經之士雖未能皆是然其口之所誦心之所懷皆所以治心治身治國治天下而議者過計欲一切掃除屏棄而獨以無益之辭未成之文理超拔而尊寵之臣不知所謂也臣以謂國家取士將欲得人才也經義策論可以得人才詩賦亦可以得人才何必紛紛為此異

同也臣今起請且欲如元祐勑施行如詩賦在優等經義策論雖不善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文詞為貴也經論在優等詩賦雖不善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儒術為貴也策在優等詩賦雖不及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知時務者為貴也如此則有文詞者得騁其辭有學者得盡其藴有知識者得竭其慮上無損國體下不失士心令開試日廹未敢深盡本末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汝礪又上奏曰右臣伏念自井田之制壞學校之教廢

弛鄉舉里選之法不行朝廷取士一切非古其弊至於用賦極矣先皇帝受天明命悼道之鬱滯奮於獨斷初用經術造士以革數百千載之弊中自京師外薄四海無有遠近貴賤小大莫不變易思慮奉承至教士既知本人且向方而議者獨病辭說之不工欲踵隋唐之弊法卑玩經文秏蠹道真靡知所舍夫六經之說更伏犧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十聖人而後備大窮天地之變微盡萬物之理其要則在人心而已古之君子所

以治身所以治天下國家未有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周衰典籍不用漢興始求遺書立博士置弟子員策賢良求經術以究當世得失公卿大夫以儒雅飾吏事是時文章温厚號令爾雅最為近古其流至於東漢微矣而餘風遺烈猶足以動當世士以節義自高不為死生禍福屈折漢亡而存猶更數世自晉訖唐又不能及漢治亂厚薄推源可知詩賦不經可以無辯是猶滑稽俳優之戲而已是猶閭里謳唱之辭而已而議者欲以

此教人欲以此取士欲以此致太平臣考之于心驗之于人稽之於古合之於今反覆曲折終未見其可天之生夫斯人也其聰明智慮皆可以有為也惟上之所養而已昔者以詩賦取人故人應之以言辭其文浮而無實以經術取人故人應之以義理其言辨而在道使取之以德行亦將為德行矣姑罷詩賦從經術是將引而高之以至於德行也如復用詩賦是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先皇帝聰明博文所以造士立政固非臣下所

能窺測淺深高下如罷詩賦孰不知其為甚幸法之未完或久有弊變而通之推而行之繼志述事實待陛下豈易於改負謗議於天下後世臣愚以謂今學校選舉宜一用先帝故事因今經明行脩賢良方正之科而稍加損益焉雖未能復古蓋亦庶幾矣如詩賦決不當復用臣淺陋信不足以單辭獨見咈衆人之所同好議朝廷已行之法度必未能齊一伏乞下學士大夫詳議可否使臣得上下反覆庶幾是非好惡有所歸宿

貼黃臣伏自朝廷有復詩賦議論學士大夫知其不可者難遂施行比見指揮催督太學即用此考校又有旨試用三題者朝廷亦不為罷乃知復詩賦不疑矣天下之所待者人材人材惟上之所養而已天下治亂廢興是繫風俗成壞盛衰是繫今制為名聲列為章句引之以雕蟲篆刻無用之文其所以敗壞人材為甚臣以事所係者大故不敢隱默不言尚庶幾捄止萬一也惟陛下裁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六十九八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范宜勷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六十八

明 楊士竒等 撰

選舉

宋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竊以今日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為甚也封疆千里生聚萬衆休戚所繫而不問能否一以資格用之為半剌兩任有薦者二人則得之矣侮法慢令戕民害物十郡之中常

有二三暗塞不治又有一二舉天下億兆之衆十分而言失其恵養者將半矣承流宣化又何望焉方今朝廷清明百度講舉優勞元元以固邦本惟恐一夫不獲而牧守之獘紛纜至此甚可痛也昔兩漢盛時政平訟理居安其業者皆循吏之効唐之貞觀開元號為善治太宗亦嘗自擇刺史志其姓名於屏風而用之當時名臣如馬周張九齡輩皆極言刺史不可輕任載在史冊足為龜鑑前日朝廷患監司不得其人乃詔近臣舉用而

監司之選稍稍清矣至於郡守尤為親民畧而未議是棄民也臣伏請詔内外待制太中大夫已上於通判資序人内歲舉堪知州二人朝廷更加審察送吏部籍記名氏凡遇有闕先差有舉主者如資任未及即差權知其次方差資序合入人庶幾牧守之職有以庇民循吏之風無愧前古

陶又上奏曰臣伏謂朝廷差除之法大别有三自兩府而下至侍從官悉禀聖旨然後除授此中書不敢専也

自卿監而下及已經進擢或寄禄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預也自朝議大夫而下受常調差遣者皆歸吏部此中書不可侵也法度之設至詳至密所以防大臣之專恣革小人之僥倖也恭惟神宗在御深究其弊凡堂選奏舉之類並悉罷去以示大公之道始因去年八月中執政申請以繁劇去處重法地分為詞收占吏部所用知州通判知縣并在京庫務寺監丞闕六十餘處並歸中書取旨選差之後除吏之弊私徇寖

多今天下州郡除別京大府幷元係堂除處及取旨選差幷元屬八路指射外其存於吏部以待常調者數極少而員極多待次之士遠至二三年近須一歲或有一闕可就則中書取而差他人矣或受一闕而去則中書又奪而惠他人矣處州之胡宗質睦州之李孝廣滁州之陳知新光州之燕介均州之劉斐永州之吳潛此六郡者皆非元係堂除去處而中書取以差也吏部差王照知海州欒子元通判瀛州方蒙知咸平縣皆數月矣

中書乃以石麟之知海州胡及通判瀛州孫純知咸平縣是皆奪而恵之也若謂胡宗質李孝廣陳知新自提舉得替燕介係中散大夫石麟之曾任太常官皆非吏部可差之人則當契勘堂除州郡而差不當取吏部見使之闕及奪他人之已受者與也若謂朝廷慎擇庶官執政惟才是用則劉斐曾任知州以失入死罪責降吳潛曾為運判以刻剥苛細罷官皆非所謂才者而近方牽復並先除郡士論諠沸已謂不平然又有甚於此者

蓋胡及嘗為開封判官以不能檢慎去職纔送吏部便得堂除孫純以受贓致罪止緣宰相之妻族乃受畿邑而皆奪他人之有而與之胡及衡欒子元孫純衡方蒙王説前知徐州附會吴居厚掊斂害物得替歸部忽除省郎為人所彈乃罷其職令則差知密州陸師淵前知開封縣秩入中限猶未造簿以弛慢衝替令則差知宿州且胡及送吏部王説罷省郎皆是朝廷顯責詔墨未乾而中書已有選授告命之出不述所因陸師淵與劉斐吴潛均是

衝替而師淵又得元係堂除大郡謂知宿州私曲縱横莫甚於此是陛下黜之則執政升之陛下退之則執政進之怨歸於上而恩出於下非令日之所宜有也夫威福者天子之所得專法度者大臣之所當守令大臣進退羣吏一出己意蓋不守法度而欲專威福矣臣恐朝廷不尊而紀綱紊亂當此之時宜戒其漸也伏願聖慈將合係堂除闕編為一等令後如有合得堂除之人只於前項去處定差其曽經擢用而非次差替罷或責降牽復

不送吏部者於合得堂除人之下別為一等依名次先後與前項差遣並不得於吏部取闕差授及銜已授之人所有元豐八年八月取旨選差條貫乞賜刪改

刑部侍郎王覿上疏曰臣伏見吏部四選吏員之冗莫甚今日而任使之際欲求乎秉德守義赴功稱職之人則常患其少論者惑之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承平之久陳力就列者以數萬計其間蘊道義負才能富學術者宜亦多矣然猶以少為患者何耶蓋內不足者

急於人知彼其賢廉既不汲汲於求知則朝廷之上知之豈易哉孔子曰舉爾所知雖使孔子為政而欲得賢才之多亦不過使在位之人各舉其所知而已令夫舉陞陟改官者徒以應格近歲十科之薦所薦既衆而朝廷難於必用其科遂輕而縉紳視以為空文其勢然也臣竊謂科格固不可廢若於科格之外間詔中外臣僚素有才望其言可信者使特薦其所知一二人而試以事夫人臣既以特旨薦士為寵而不敢忽又以其所主

而觀其所為主者之能否而賞黜之則應詔者孰不任
責庶幾人才之出也
覿為右司諫時又上疏曰臣伏覩今年正月十七日勅
節文舉經明行修人委州縣當職官同狀保任申監司
再加考察仍於發解前牒報本州與充本州解額臣竊
以朝廷設經明行修之舉非徒欲以得其人而任使又
將勸後進之士篤於學行也今若以州縣所舉之人充
本州解額則臣恐未足以勸學行而先有以敗風俗矣

夫古之所謂士者莫不以廉退自重也自以科舉取士而士之不能以廉退自重亦已久矣今天下州郡應舉者甚多而解額至狹凡挾筴讀書而未免於干禄者莫不有競進之心也使經明行脩而被舉者不在解額之中則後進之士視其鄉之經明行脩者其勢必須出力推薦而人人有君子長者之風矣使經明行脩而被舉者遂奪其解額則後進之士視其鄉之經明行脩者其勢必有内懐忌疾而謗讟詆訐無不為者矣如此則學

者之完人益少而經明行脩之舉不幾於廢乎蓋必然之理也臣故曰若以州縣所舉之人充本州解額則臣恐未足以勸學行而先有以敗風俗也夫天下之風俗澆薄淳厚不同豈皆其天性哉顧所以道之如何爾臣伏望聖慈指揮於前項勅内改與充本州解額六字作於本州解額外解發庶可以久行而無弊也

貼黄臣兼看詳前項勅内逐路所舉各有人數惟不及畿内恐是漏落不可謂王畿之内而無經明行

脩之人也亦乞指揮添入

覿又上奏曰臣竊以祖宗來臺諫闕一員詔近臣薦二員名對便殿去取選任一出上意執政大臣不得干預蓋臺諫所以司察大臣過失若出大臣則朋附之人至忠讜之路塞矣人主雖欲明目達聰虛心聽納嘉謀嘉猷何緣而至哉近者監察御史闕二員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六人令閤所名者二人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為復出宰執之意邪若出陛下之意則可然未

應祖宗故事若出宰執進擬則權歸大臣朝政闕失誰復擬議此源既開臣恐異日臺諫皆出大臣之門而陛下孤立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傳曰慶賞刑威曰君願陛下念茲在茲令後近臣奉詔薦舉臺諫官並須名對親閲人才去取獨出聖斷庶使祖宗故事不廢臺諫得人為多

畢仲游上言曰右臣今年三月准宣命入内充進士覆考官及臣自守官以來累蒙差入試院對讀考校熟見

舉人科場文字頗知詩賦經義取士利害之實自朝廷議改科舉欲具奏陳而臣備員府僚事務繁併猝猝無須臾之暇得盡愚見今臣獲解府事待罪儒館而竊聞士大夫所論科舉之利害猶未有定說尚詩賦者則指經義為易習難考而不言詩賦之名卑於經義尊經義者則指詩賦為雕刻無用而不思經義於取士其實如何詩賦經義之利害固以未決而又匿其所短暴其所長此所以更相不信而無定說也夫詩賦非經義之比

易見也使舉子為聲病偶儷之文章以應有司之求而與讀聖人之經原聖人之意而立其說則道之尊卑志之遠近不待言而可明矣然詩賦之行幾五六百歲而未厭自隋唐以來髙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於其間經義之行無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亟復詩賦豈尊且遠者不足以濟務而卑且近者反宜於世耶盍亦要其本末終始而論之蓋經術者古學也可以謀道而不可以為科舉之用詩賦者今學也可以為科舉

之用而不足以謀道今若使天下之士不為科舉而治經且如輔嗣之治易康成之治禮安國之治書杜預之治春秋則雖舉隋唐以來詩賦豈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納四人於今日科舉之間則亦化為舉子之文章矣詩賦經義之利害至此而見臣請明言之揚子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蓋言聖人之經幽深閎遠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小道治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

漢唐諸儒亦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太山者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人猶以為未盡春秋之旨意而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則用以應舉謂傳注之學不足決得失則益以新說新說不足決得失則益以佛老之書至於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於有司聖人之經術遂但為卜利祿之具要之應舉得第而已豈有正心誠意治經術謀聖人之道者哉臣愚不知以經義為科舉者欲尊經術耶欲卑經

術耶欲畢經術固無此理然使舉子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而為卜利祿之具則是欲尊經術而反畢之詩賦之學固無益於聖人之經而聖人之經術不為舉子之所亂尚自若也士之有志者不害於科舉之外正心誠意治經謀道若曰治經為佛老之學與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令而不為何損於經則既以經術為卜利祿之具使求合於有司得失之慮交於目前臣恐後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於前日

者矣要之為術不善則已矣豈可逆知其無損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一也夫舉子之取名第止問得失而已既問得失則不得不趣時所尚故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則經義欲合司馬光其小者不可勝論臣請論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熙寧元豐之間經義遂廢春秋一科而學者亦諱春秋不言司馬光治春秋元祐之間經義皆班班傅會春秋以為訛此可謂正心誠意治經謀道之人乎於聖人之道

有損乎有益乎雖然不可以責舉子也彼應舉則必有得失之慮既慮得失則不得不以經義取合於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經義不合安石則有司不敢取知有司不取而應舉則不若勿應而已矣天下應舉者無慮數十萬人而人人皆以經義苟合於在位以卜利禄則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科舉之致故詩賦雖為無用然作圜丘象天賦則止賦圜丘象天而已矣作堯舜性仁賦則止賦堯舜性仁而已矣雖欲取合於在位

之人其路無由而取合固亦無益所以不為難臣者曰廢經義而用詩賦詩賦不可以取合若以策論合於在位則如之何臣應曰以策論合於在位固所不幸而又益以經義使為合豈嫌取合之少乎然科舉之體常以詩賦經義定去留策論定高下彼於去留之間無以取合則為高下而取合者必少故治平之前以策論合在位者未有如熈寧之後以經義合在位者甚衆也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二也夫取士之道古必有

之鄉舉里選是也今朝廷若復鄉舉里選方得取士之正是求賢也是求能也如謂鄉舉里選未可猝行則今日之取士非敢必曰求賢亦非敢必曰求能特為科舉不可廢而立法耳若曰求賢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賢否若曰求能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能不能既賢能不可以科舉得則詩賦經義姑問其為科舉之後便與不便耳蓋詩賦雖若無足為者而題目或出於經或出於史或出於諸子百家而習詩賦者必須涉獵九經

汎觀子史知其節目精華始可從事而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試取舉人未罷詩賦之前策論之中所說經義與既罷詩賦之後專治經義者校之相去幾何而涉獵汎觀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於世者甚衆由是觀之詩賦雖若無用而其術能使舉人粗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通於事是其名則卑而施於科舉偶得其術而便耳至於經義則不然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為易者不為禮為禮者

不為春秋是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策論而科舉之下論題自見所出易於為文策則人人皆挾策括以待有司不出掌握舉可問者具在其中非所以廣學問也雖多聞博識之士世自不乏而所治之書粗通策問有備遂可以得名第其勢不假留意於其他書史若非常從舊日科舉之人則所謂前言往行治亂得失雖衆所共知者亦或不知至有謂賈山為賈誼以建武為武帝年號者由是觀之經義雖如近古而用經義應舉之

人反昧於前言往行治亂得失殆無以自見於世是經義之名則尊而施之科舉偶非其術而不便耳而又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於詩賦之科似有成効令朝廷必欲倣古以興賢能則請俟復鄉舉里選如此為科舉不可廢而立法則與日設官分職凡所與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舉而進非細事也則詩賦經義之學不識當取施之科舉已見成効與知其術偶得者為之耶當取施之科舉未見成効與知其術

之不便者爲之耶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三也至於詩賦則有聲律而易見經義則是散文而難考詩賦所出之題取於諸書而無窮經義所問之目各從本經而有盡詩賦則題目百變必是自作之文經義則理趣相關可使他人之作詩賦則雖爲預備足見舉人倉猝之才經義則易爲牢籠多是舉人在外所撰文字詩賦則唯校工拙有司無適莫之心經義則各尚專門試官多用偏見而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難以究述今朝

廷雖復詩賦以取士而詩賦之上猶存經義是詩賦經義之利害均也若以經義為可行則無事復詩賦若以經義為不可行則既復詩賦而又畧存經義不過欲舉人詞賦之外更知經耳雖然又非術也昔科舉之未變也詩賦以觀其詞采策論以觀其經術與時務論題出於六經是經術也策問而及經旨是亦經術也豈必名為大義則謂之經術不名為大義則不謂之經術蓋昔之策論雖非大義而策問論題或出於易或出於禮或

出於詩書或出於春秋無所不出則舉人亦無所不留意雖非純於經者而詩書禮易春秋必泛達也今既詩賦之外人治一經而為大義則策問論題必須避舉人專治而不敢出於五經之中舉人知策問論題不出於五經所以備有司者約矣則亦將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為易者不為禮為禮者不為春秋是亦知一而四經不知也雖有詩賦而舉人為詩賦留意與為經旨而留意五經者取舍不同是誘之使淺騙之令狹也

為今之策莫若專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於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專復詩賦以取士則隋唐以來高才達識功名道藝或可以兼至不累於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為科舉之所亂若論今之舉子已習經義雖復詩賦而有不能為者則願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為詩賦之人所取之數與推恩薄厚少增損於嘉祐之制則人無難矣蓋明經近於經義而術與今日經義利害不同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則天下之應

舉者將自化而為詩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於古以詩賦取士實則幾矣而名不及於經義令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為好古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累以科舉也既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且如胡瑗孫復石介者置以為博士教官使傳道於諸生則令日之所尚纔得經術之正而無科舉之累道之美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者戒其於暴名近古而改則民疑然

則專復詩賦以取士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為詩賦之人而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者使傳道諸生雖理之所在亦以為不暴而釋民疑也惓惓之忠唯朝廷裁擇

貼黄臣竊見朝廷平日舉事雖事體不大猶多循用故常慎於更改葢慮更改之後恐有意外利害非目前思慮之所能盡不若循用故常之為便也今以詩賦取士所從來遠且以本朝言之如吕端李

流王旦魯宗道王曾韓琦之徒百十年之間凡所
與安社稷治天下者多出於昔日進士之科其為
故常亦大矣然則凡令之所以論科舉者非止為
科舉而已蓋知異日亦將求柱石股肱於其間非
細事也如度用經義決能取士過於詩賦之所取
則令日所論詩賦經義皆是餘事勿恤可也若理
難臆度恐誤朝廷久遠用人之計即乞更加審諦
以平日舉事慎於更改為意詩賦策論四事之中

詩賦最難修習自非超異絶出之才作詩賦兼策論以從科舉未見其有餘力也令既為詩賦策論而又於詩賦之前增大義一場深慮舉人力所不逮兼自來科場逼試之時皆息力養鋭入試第一場詩賦至次日入論文字不多方可第三日却試策令於詩賦之前先以大義一場困之至次日纔試詩賦不唯場第太多考校增冗兼舉人就試必所患苦然朝廷復詩賦又試大義者必以大義為

經術之故但舉人習詩賦止欲得名第習大義亦止欲得名第皆借以為干利禄之具非真所謂經術也與詩賦何異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竊以朝廷之事宰執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上下相維彼此相制以防私徇以杜奸慝祖宗以來選任臺諫官宰執不得干預若有妨嫌必須回避所以存大公之道立太平之基矣近來除授多出於大臣去取不縁於聖選切恐相為朋黨相

為比周蔽人主之聰明為權臣之肘腋茲事最大實繫治體國家安危之機其要在此臣欲乞今後臺諫官若有除授罷去三省不得進擬悉出宸衷批降指揮所貴言路得人消阿附之風開忠讜之路不勝幸甚

李廌上論曰臣聞薦得其人則受賞薦非其人則被罰古之道也必有賞以勸之然後可使舉善必有罰以威之然後可禁朋邪獨賞而已則競獵虛名冀倖以自進獨罰而已則雖有眞賢皆疑畏而不敢進之鄙秋之

於蕭何一言而爵通侯驩兜之於共工一言而放崇山何勸沮之較著也夫人之情喜賞而惡罰國之格難賞而易罰人之所喜國之所難也人之所惡國之所易也可以賞而賞之緩則人必相謂曰慎無舉賢徒勞人爾賢則欲我舉而恩則吝也況無賞乎茍可罰而必罰之則人必相謂曰慎無舉賢徒多累耳賞則未必予人而罰則信也況專用罰乎且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貢士之諸侯則至于加九錫不貢士之諸侯至于黜

爵地以是推之惟恐有賢而不進也堯求若采而啓明之嚚訟乃被薦於放齊堯求治洪水而伯鯀之方命乃被薦於四嶽即其昧於知人則宜若驩兜之放可也堯則置而不問舜則不復罪之何也蓋人實不易知而嚚訟方命其惡在外而易辨靜言象恭其惡在心而難知以堯舜之聖猶且憂而畏之則放齊四嶽之過舉豈與驩兜同科以是推之雖或有罰猶當恕之有賢而或進退之未當恕之勿責則是聖人之於天下求賢之意深

罪不肖之意淺用賞之意多用罰之意簡顧治之意詳施刑之意略故忠厚之化格於民心而天下無遺賢今也於薦舉之制疑若罪不肖之意深求賢之意淺用罰之意嚴用賞之意簡施刑之意詳求治之意略如之何致天下之賢以為吾用哉故有司妄測朝廷之意例以進賢為末務有罪為本務有罪為有功無過進賢為有過無功朝廷授我黜陟之權者本以我為健吏耳不若峻法以寡恩朝廷俾我薦舉之職者特循故事耳令又

無賞而有罰故雖有薦舉之名而無薦舉之實非徒無
實而又市之何哉借若甲為長吏於此乙為長吏於彼
甲舉乙之所私然後乙舉甲之所私非有意於所舉之
人也甲乙自為施報也惟其自施報乃假手自舉其所
私非謂市之歟夫薦舉之意豈不欲得有道之士乎有
道之士安能容悅以自謙豈不欲得孤寒之士乎孤寒
之士其誰憐卹而為援故凡所充舉類皆肉食者締交
黨與彌縫倡和之人未嘗闢拔一滯淹擢一豪傑真可

用者如是欲羣賢連茹而升有是理乎陛下聰明灼知邪正如别白黑則古之人所謂達視其所舉又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者不待臣言而後喻也為今之計莫若先詔大臣議復薦賢之賞使天下無咎恩之議庶幾勸沮之道人皆信之然後使凡薦舉者必如擿發之詳得以攷稽為蓋令天下之長吏凡所擿發者必鋪陳其罪以聞于上曰某人嘗為某事可以抵罪期必抵罪而後已其所薦舉者則含糊其言假借其實文具而已未嘗

鋪陳其事以聞于上曰某人嘗為某事可以任使期必任使而後已雖然固亦有鋪陳以聞上者必曰某人有幹才嘗於某處生財幾十萬某有機略嘗於某處鞫獄幾十次矣茍使薦舉之奏如擿發之奏則下臣之善安有不聞達者朝廷聞而用之後更器使踐華要必使自言曰非某所薦安能至此陳平封侯而魏無知因以受賞者旌薦之人無忘其功則其德厚矣彼周行而封列侯自諸侯而加九錫固不可指以為格顧視其舉者之

高卑量為舉主之酬獎可也以今之法所舉之人一陷有罪則凡為舉主者坐之至有削品秩上印綬不少貸令舉主以所舉酬獎又何靳焉臣又竊以一郡論之夫一郡之內文武僚宷不啻百人而部刺史所舉之法歲才二三而許之摘發者則無員數謂凡可摘發者必摘發也至于薦舉奚獨不然豈使員足矣爾後雖有可舉置而勿恤嗚呼是朝廷許其蔽賢矣故坐席未溫已舉所私所私皆畢餘見真可舉者則謂之曰非不知君奈

何舉之人數已足矣臣願陛下既下薦賢之賞乃詔天下長吏見可舉者舉之不必限之以數或無可舉則已之又不必充數則庶幾無憾焉古昔逮令長吏以薦舉為恩下吏以犇競為俗或賣交以進己或賂人以借譽或飲食玩好以豢其親信或姑息傴僂以媚其僕御或卑詞以足恭或面柔以求悅吮癰舐痔曾不以為羞揩天誓心曾不以為媿自非宣哲見幾之士未有不墮其彀中而謬舉矣願詔長吏以阿大夫之所以烹即墨大

夫之所以封者為之龜鑑勿妄許人以為國士也必欲公舉則使下吏明具功過於考績之書無崇虛文歲終則取諸考課之書稽攷而優劣之可舉者書其可舉之行能可黜者書其可黜之過惡揭於公堂使吏民得以議之以為可舉也然後舉之可黜也然後黜之則無僭無濫臣之説無遺慮矣然亦不可不防者天下被薦或多吏部病其難選也臣願以四科第之行同能偶也復以被薦多寡為差況朝廷必使真得其賢則又何多矣

或多賢而多薦之無憚其勞此太平之光也

王巖叟上言曰臣竊以人得於表裏不疑則可任事出於上下相應則易成此諸府之辟召羣司之表舉所以不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才中材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申差之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同罪非善法也選才薦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當擇用之之地而不重用之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

通術也臣伏願聖慈特賜指揮復內官司舉官法以暢公議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璆琳琅玕皆美質也彫之琢之至於成器而後可施楩楠豫章皆良幹也長之養之至於成材而後可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善也充其性以至於成人然後可以治人未能成人也雖公綽之不欲冉求之藝聖人猶不取者禮樂不足故也先王能使人必至於成人固有術焉謹學校以敎之而已先

王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明人倫然後可以盡人道
盡人道然後可以治人事故入使長之出使治之者還
以同民之善而已方其教之也或三歲賓興或終身不
齒雖庶人之子孫積問學正身行屬於禮義則歸之卿
士大夫雖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積問學正身行屬於
禮義則歸之庶人此所以責人之必成俟人之必至也
自離經辨志至於敬業樂羣自敬業樂羣至於博習親
師自博習親師至於論學取友自論學取友至於知類

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能通達則知不足以應物未能彊立則仁不足以守身先王責人必至於如此之詳者盖人之行已也自非四十而不惑則是非之理去就之義猶不保其往也升於鄉則升於司徒升於司徒則升於學升於學則升於司馬由秀而選由選而俊由俊而造由造而進不躐等不陵節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定然後禄先王之取人必至於如此之久者盖聽其言觀其行非一日之察也故士知學之可樂不

知學之可已知仕之可欲不知仕之可求進取退捨以俟天命人人安於為學而樂於循理考之則有成德任之則有成効三代所以成王業者此道素行也自漢武帝開設學校增置博士廣弟子員射策決科勸以官禄學者寖盛異端日滋六經之說人自獻於其君而操以為禽犢性命之理喪於破道之言聖賢之迹滅於浮名之行利禄使然也陛下嘗詔師儒開廣學校修正經義發古人精微之藴袪百年陳腐之說道德之義性命之

理著見簡策使天下學者一其祈嚮會其歸宿足以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不溺於支離蹇淺之弊而又慎選講官開析餘義使疑斯明窒斯通虛而往實而歸其於教人可謂至矣陛下聰明淵懿出於德性問學智慮發於天縱萬幾之暇周覽墳籍始稽之以驗物又操之以決事天人之道帝王之業固已自得於成心矣間諭大臣專意學校慨然思得豪傑之士與之都俞經畫以躋時於三代之隆凡試言博士上書公車者躬自考覈

或擢之以高第或官之以不次其於好士可謂篤矣然而承學之士經術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未足以應陛下寤寐虛巳之求以其好學之志不能勝其禄利之心故也夫軒冕在前章褐在後雖子夏不能忘交戰之患利動其心故也子張學干禄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説蓋有志於學無志於仕然後可以盡心於聖人之道而成士君子之器今之學者弊在利禄

之欲速其為道也苟於日月至焉而已矣故經術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良以此也夫聖人之言非如天地之高遠非如鬼神之不測凡所以明天道治人事者不外吾所性而已故秦焚六經殺學士聖人之言鬱而復明者性之在人不可滅故也今之經術皆出於師儒致一之論剗革俗學發明至賾葢天為陛下生其人人為陛下駕其說此士之去聖人千載之遠生於今而幸見者也然而有論然後能議有議然後能

辨見近而不及遠聞一而不知二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由是思索不精爾昔有梓人為鐻者其技甚賤然猶三日而不敢懐慶賞爵禄五日而不敢懐非譽巧拙者致其精也乃若萬物之理萬理之變可以坐觀可以意得必曰思之而已思之所入與神為一非神之使然也精之至也茍能如此利禄不足動也陛下欲取士得人莫若待其教養之久抑其進取之速使人盡心致志深造而自得然後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庶幾作人與古無愧矣

潁昌教授鄒浩上䟽曰臣愚伏覩近降貢舉勅凡考進士試卷其習經術者以經術為去留其兼詞賦者以詞賦為去留其餘數塲只以品定高下所有以四塲工拙通定去留高下指揮更不施行臣竊惑之自先王賔興之法掃蕩不行而後世所以取天下之士一以空言而已德行道藝不復誰何以迄于今莫之能改就令此法不行士之所務猶在言而不在實況既行乎臣見天下

之士不惟有愧於其實又將有愧於其言矣何則法行之利不勝其害其弊必至於此何謂利兩科之試各以四場故習經術者不敢忽策論習詞賦者不敢忽大義方其羣居欲無所不工則亦無所不知欲無所不知則亦無所不讀令也專以其科之所主者為去留則士止務其所知者不必雜然並習如前日之擾擾一利也士之取舍一係有司而有司之好惡又各係其所習之如何故尚經術者斥詞賦尚詞賦者斥經術尚策論者又

并二者斥之交相毁訾迄無定論而士之取中直以幸不幸爾令也嚴之以法使有適從則有司雖欲奮私意執偏見以自勝負勢有不可二利也何謂害惟知經然後工於義惟知子史然後工於策論至於詞賦則往往裒諸家之集纂六帖之類左攘右竊以速名第而一時有司固莫之能辨也且以學校兩科取士初無輕重然而不以經術應詔者已十有八九令也重以去留之法導之臣知天下之士自是以六經子史為棄物矣盖士

之所急者在去留而高下非所恤故也一害也士之品有二不待教者上智也不足教者下愚也教之則成不教之則廢中人也而中人之才滿天下令也使之一趨於不該不徧之習則是天下之士將淪胥以廢而莫之振二害也國家自慶歷以來天下州縣遍置學校自熙寧以來天下州學始命教官誠有意於以義理養天下之才者也令一以去留揺蕩其心雖力以義理强之亦安能勝其所習然則所置學校徒為虛器所命教官徒

耗廪禄顧欲化民成俗如古盛時不亦難乎三害也上自輔弼之大臣下迨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謟頌功德而已而乃養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實誰恃以成天下之務哉四害也臣愚伏覩陛下南嚮以來以天地之德亭育萬物以日月之光別白萬徵黜陟羣臣因革政令斟酌人心若合符節至取士之法最急之務者甲以為可乙以為否五六年間不知幾變令

又變焉曾未足以厭天下之望臣切惜之陛下誠以其法為善胡不盡罷科場之文只以經術詞賦試之然而不為者臣知建言之臣慮失天下之士不知有其名而失其實其失猶在也夫舉事有名而無實非朝廷之美也萬一所舉或有與是比者無乃重為聖政之累乎傳曰設教於本其弊且末設教於末其弊若何又曰為君人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偏於去留不可謂本已著之令不可謂非所好

陛下少察臣之二利四害則得失判矣且四害之中如人才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尤為所當慮者陛下視今日之人才果有餘耶果不足耶以為不足則巖廊未嘗無輔弼左右未嘗無侍從諸路未嘗無監司州縣未嘗無守令凡中外之百執事亦未嘗不備其待選次去來吏部者又嘗倍蓰見任之數以為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輔導陛下與二帝三王比隆爭治者幾人進退賢否惟其實而不汲引親舊不遺棄疏遠以誤陛下器使

者幾人正色昌言列百官之功罪論庶事之得失務存大體而不承風旨以自媒者幾人持舉刺之權以肅清所部而不結權貴以植私不惜孤寒以示公者幾人承宣詔條勸課農桑使民各安其所而不飲泣於猾胥黠吏之手者幾人夙夜修職不敢苟且冀揩摘之不吾及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人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才國用所當裕也則曰治世恥言利風俗所當厚也則曰

不切於時變邊備所當嚴也則曰在德不在兵其他覼
縷臣不暇悉知要之為國謀不如謀其身為百姓慮不
如慮其子孫者衆也陛下端拱一堂之上方以覆載為
度固不規規然察臣之私然視朝之餘省奏報聽講讀
之暇亦嘗念其所以然之故乎此不明義理之驗也夫
以義理養天下之士士方平時師聖賢談道德其取舍
去就之際若無以易其操者一日用焉猶或惴然無以
副朝廷承庸之意況不知所以養之耶董仲舒曰不素

養士而求賢才猶不琢玉而求文采臣嘗以為知言臣
願陛下詔有司追用舊物以四場工拙定去留髙下庶
幾經術策論之試不為虛名而士亦知陛下所以期之
甚厚相與精白以承休徳而人才有餘豈甚難哉孔子
不欲去餼羊者非為餼羊也為告朔之禮也孟子不欲
毀明堂者非為明堂也為王者之政也餼羊不去則告
朔之禮猶可以意推明堂不毀則王者之政猶可以迹
考臣之區區實在於此臣寒鄉一鄙人也生長和氣之

中沐浴仁厚之澤備員學校為日久矣重念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之義用敢因職事所及輕犯天威冒獻瞽說惟陛下采其一得而赦其萬死則天下幸甚

朱光庭上言曰臣竊以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用王安石之學使後生習為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藴此為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為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為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溫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溫厚輝光六

經之文而反學雕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甚非聖朝之美事臣已上封事論列令再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文條列于左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具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已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為上義理通文采粗者為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考試之法與經同義

一第三場試論一道乞於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內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時務省試五道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右臣之所陳欲令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學不專用王安石之鑿說各以已見諸家之説窮聖人之藴

履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下之所以脩身見於世上之所以斂材置之用皆不失道此臣所以區區為朝廷力言也伏望聖慈察臣管見如或可採特賜主張施行

徽宗大觀二年翰林學士葉夢得上奏曰臣伏以陛下自親政以來凡擢士皆不以次用人之速古所未有將必得遠業大器以為社稷無窮之計士大夫蒙識擢初何嘗盡知此意其朝夕趨走大臣之門者僅志於得而已夫高爵厚祿人之所欲得而陛下之所有也一介匹

夫崛起畎畒陛下不愛所有而與之人人皆得所欲反自認以為已物爭奪傾覆唯恐其失視國家事曾不一槩於心陛下不負羣臣而羣臣負陛下者如此殆為朋黨者勝也朋黨之患世孰無之而近日為尤甚者其原本於重内而輕外且令自外名入者茍有寸長計日可取貴顯又況阿附趨佞别以智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譴謫則不去而居外任者非被罪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雖嘗為宰相執政者亦然夫以内為榮進之塗則茍

可以安于內者人誰不營以外為譴黜之所則茍可以
免於外者人誰不避此所以根株連結卒不可破祖宗
時宰相罷歸班或補外未幾皆復名用中世以後乃各
帶節鉞崇職至於執政從官更出迭入未嘗有閒夫使
不慕居內不畏處外內外去來各適其志士大夫茍知
自愛則亦何必捨彼而趨此謂之朋黨非大奸邪勢亦
不得不自離今欲救之莫先於此然臣既為此言不可
不以身先衆人願乞為郡

大觀中侍讀兼議禮武選詳議官慕容彥逢上奏曰臣伏覩神宗皇帝聖謨淵遠思患豫防雖天下治安不忘武備自熙寧中特建西學招徠群材訓以武志凡考選升補之法皆出宸斷士之游於斯者以程文觀其器識以弓馬閱其藝能以規式察其行義其自上舍免省試者積累歲月速不下十年須程文弓馬數在優等又其行義可稱乃爲應格雖應免省試格又從上共不得過三人其教之如此其備養之如此其久擇之如此其精

逮其授官歷任與夫取一日之長者無甚輕重其非次進拔鈌然不聞甚未副建學造士之意伏望聖慈因殿試武舉進士唱名內該上舍免省試以上恩例者命執政審其人材稍加奬擢庶幾學者嚮風罔不激勸因以作成其材上稱任使

政和中彦逢知貢舉上奏曰臣伏見神宗皇帝既廢明經學究科特設新科明法優為恩例至黄甲擬官俾先進士注諸州司法蓋將以變革舊習故其初不得不然

紹聖四年朝議以此法行之既久昔人之為新科者十消八九矣恩例之優宜亦少損乃以司法及其餘判司闕衮同從上差注元符三年十二月中因省部勘當遂罷紹聖指揮更不施行臣契勘新科明法等人徒誦其書未必曉其義若以進士素不習法難以輕授司法職任則其餘判司等官或以治獄或以聽訟亦未嘗待其學而後授之也朝廷取士患不得實材果得實材何施而不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來吏部注新賜及第進

士出身等人並依紹聖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指揮施行
所貴德澤均被上稱陛下造士之意
宣和中監察御史許景衡上奏曰臣伏覩殿中臺郎黄宗
源奏乞與文士衮同殿試已降指揮者臣竊惟國家取
士雖有數路唯進士一科最為清選每三年一詔天下
之士試于有司比至春官奏名來上然後陛下親策于
庭賜第錫服而官使之異時為名臣磊落相望皆由此
出今宗源廼道家者流雖以程文擢為上舍實應前日

道學之格耳今既罷道學則與其科目併廢之矣尚何殿試之有哉況進士之所學而陛下之所策者乃當世之務禮樂刑政治天下國家之大方非宗源之所習也蓋道家以清虛澹泊為宗以無為寡欲為教宜其孤高自持不與世接令若使之操觚試藝競科甲之高下以徼榮利則非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亦何取其為孤高絶俗者乎且為黄冠師而與多士同趨大庭不知所服何服既中科目則又不知所賜者何服耶若賜

以進士之袍笏則非道官所應服也若止於羽衣則命士森列而衣冠獨異實駭衆目必有竊笑於班綴者矣易之同人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夫以宗源之藝業一旦輒與進士同科聯名桂籍而叙同年似非以類辨物之意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觀陛下稽古建極親御翰墨是正百度復公少宰相之官易武選之稱辨内省六司之職立命婦八等之封名實相當典章一新誠萬世法也今獨以進士科目雜以道家流故議者紛然以為

未稱陛下前日制作之意而臣區區之愚亦竊為朝廷惜之其黄宗源許令殿試指揮伏乞睿明詳酌特賜寢罷

徽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恭惟神宗皇帝待大臣有禮相與以誠至於進用人材選推士類其權必常在已而不輕付與自監司以上若闕一員宰執具人才資任合充其選者數人取自聖擇若未當聖意則睿旨别行除授德音渙發三省奉行而已及寺監丞而下一切付之

吏部用選格差注如有不當臺察彈治當是之時威福專在乎上差除至公人無間言寒俊之士激昂自奮得人為多自後宰執欲任自己之私專竊威福之柄若有進擬指定一名除授去取不出聖意至於寺監丞而下州郡員闕多歸於堂除大公至正之道罕聞私謁奔競之風寖熾攀附宰執者有進擢之速特立自守者有留滯之嘆除目一下士論沸騰此弊不可不革也伏望聖慈紹述神考之志監司已上差除並取聖擇寺監丞而

下一切付之吏部用選格差注如此則大公至正之道

開私謁奔競之風息實社稷無窮之福也

次升又上奏曰臣伏覩先帝修立官制允釐百工除監

司省郎府推判官大藩知州已上係朝廷選差自寺監

丞而下以至州縣差除一切付之吏部又有選格次第

其等差有注授優便者必以功能進而不為勢要得已

授命者必可之官不為堂除易孤寒之士不附麗之人

緣此皆得以自奮差除一出於至公而不縁於私徇元

祐以來執政大臣欲擅國權紊亂官制自寺監丞以至主簿既出堂除吏部注授州縣員闕職位又為朝廷取闕其有已授命之人待闕有及一二年又為堂除别差官改易甚為狼狽當是之時被命公朝拜謝私庭其職任之美者無寒門悉歸於勢要縉紳咸有不均之歎今日朝廷修復先帝政事差除尚乃因循前日之弊未足以成先帝之良法美意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自寺監丞而下一如元豐官制之初不係堂差州縣差注朝廷

更不取闕庶使功能不遺於寒微職任不移於權要
次升又上奏曰臣近論列乞寺監丞而下除授依官制
格一切付之吏部以選格差注至今不蒙施行者臣竊
惟神宗皇帝立事必有法立法必有意非茍然而已經
畫官制之初必先㑹計昔日官吏俸給所費幾何既行
官制則制禄高下必以昔日為准故省郎而上出於堂
除則支全俸寺監丞而下付於吏部則支折俸今寺監
丞而下既係朝廷注授皆給全俸所支既多國用益匱

京師財賦窘乏其亦以此侵耗之一端況立法非特如此而已蓋將以分宰執之權摧奔競之風而使寒俊之士各得以自奮吏部員闕既當則人人無留滯之嘆至公之道由是開矣今三省曾不以是為意其員闕收歸朝廷惟欲增重其權柄而已其為官擇人誠未見其實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寺監丞而下差注一切送吏部以存官制良法

左司諫江公望上疏曰廉非士之高行也衆人好汙而

廉有時而為高退非士之清節也衆人好驁而退有時而為清人君砥礪名教敦厚風俗豈有他塗哉狃衆所好而好之咈衆所惡而惡之好惡不出於在位之私而以在位為之媒故天下翕然觀化而無東漢激揚提拂之弊清議歸上厚德在下矣臣在鄉曲及出試吏行三十年嘗所見聞於仕宦不言財利不私貨賂不侵蟊百姓百無一二焉監司郡守有歲薦常員三省樞密有不次除目內外紛驁門牆如市袖書自媒背語相刺甘言

訣語曰陳于前貴公心知其非亦重於謝絶既退鶩立
廡下折腰俛首呈露肺肝盱盱睢睢為可憐之態士節
雕喪風俗薄惡干分犯義虧名敗教有至於此今日天
下所當先慮者也然由士類汙染當以士類浣濯是猶
解酲必以酒也欲望朝廷應中外任仕及未該引年自
謝事者學行卓然可觀尤於廉退為多若廉退不足而
文采勝者不在選焉許侍從臺省監司各薦所知一人
保任終身以備選擢所舉或謬不以自首原免一人為

之媒衆人知所嚮矣此激濁鎮浮之要術也伏惟陛下少留神天下幸甚

通判李新乞令部使者薦進人才劄子曰臣嘗觀皇華遣使之詩而曰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且訪問於善為咨所咨必於忠信使事以忠信為本故也咨諸事為諏既諏矣於是謀之既謀矣度其所宜而言之咨度者以義度之也猶以為未也又徧咨而擇所從焉詢者徧咨之也陛下總章問道游心巖廊以天

下四方之遠上情有未通於下下情有未能達於上故每道遣廉訪使者二人分詰郡縣觀察風謡廣求民瘼凡享上不虔犯法干禁雖遐徼異域有寃抑杜塞及吏之暴横得以直通陛下遣使臣所以寵遇者至厚矣臣愚無知叨遇將明之列奔走盡瘁靡敢遑處日夜焦心勞思所以報陛下者無非忠信之事且州郡薦士各有常格而奇才文士素為一路推稱孤寒無援沈於下僚亦有甘自晦縮不求聞知或不遇知已論薦不及士安

義命莫肯競進縕藉博洽難以自暴臣欲望陛下因其奏計顧賜聖訓令廣取時譽窓以名聞即乞下所部取其文藝攷察送學士院詳校有可採者陛下自擢而試之菁莪樂育教養而後用之則真材輩出矣凡使臣廵歷所至許令投獻文字仍不得諷諭州縣沽激薦士之名庶幾上副陛下旁求儁乂之意而萬里之遠無遺賢之歎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六十八